

柏杨 策划

〔日〕山冈庄八 著

德川家康

第二部 崛起三河



I313.4/121

:2

2007



德川家康

〔目〕 山冈庄八 著 陈都伟 译

第二部

崛起三河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家康. 崛起三河 / [日] 山冈庄八著; 陈都伟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11

ISBN 978-7-5442-3816-8

I. 德… II. ①山… ②陈… III. 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860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3-095

《德川家康》

© 山冈稚子 1987/88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DECHUAN JIAKANG JUEQI SANHE

德川家康: 崛起三河

作 者	[日] 山冈庄八
译 者	陈都伟
策 划	柏 杨
责任编辑	余 晋 翟明明 黎 遥
特邀编辑	赵玉皎
装帧设计	徐 蕊
内文制作	白雪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90 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4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816-8
定 价	26.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一 政秀死谏	1
二 竹千代学艺	9
三 孤儿情动	21
四 人初故事	33
五 迎候少主	41
六 雄杰初露	48
七 禅师遗训	58
八 大婚大苦	67
九 喋血千叠台	76
一〇 藤吉郎出世	85
一一 回冈崎	93
一二 阑莺之城	101
一三 乱世之相	110
一四 马头军师	118
一五 信长迎战	127
一六 误杀	136
一七 松平成军	144
一八 元康初战	153
一九 信长赌藤吉	165
二〇 桶狭间序曲	174

1510 02/05

二一	名刀横空	183
二二	田乐洼之战	192
二三	母子重逢	203
二四	今川败子	214
二五	“主公进城”	222
二六	信长择敌	230
二七	美女卧底	239
二八	清洲会	248
二九	风流舞	260
三〇	筑山御殿	275
三一	琴瑟失调	284
三二	奇人军谈	292
三三	一向宗暴乱	301
三四	阿万出逃	314
三五	家有诤臣	327
三六	名枪战死	336
三七	三条大鲤鱼	345
三八	曳马野之围	359
三九	筑山发威	369
四〇	内庭之道	378



一 政秀死谏

天文二十年，织田信秀的葬礼总算告一段落，然而尾张内部之事并未就此结束。葬礼结束次日开始，柴田权六与佐久间右卫门便频繁往来于织田氏老臣之间，将织田信长在葬礼当日的荒诞行径当作新的口实。

权六和佐久间如此行事，并非出自私心，他们实为织田氏的未来着想。他们认为，若让信长执掌织田氏，必将给尾张带来灭顶之灾。相类之事史上不乏先例。甲斐武田信虎之子信玄和女婿今川义元考虑到各自利益，曾密谋并最终将粗暴的信虎幽禁于骏府。权六、佐久间和林佐渡一致认为，信长的粗暴比信虎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们的攻击甚是激烈。他们相信，自己才是织田氏真正的“忠臣”。照此态势发展，第一个七日祭法会之后，他们便会急迫地将逼信长隐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三月初九，暮色苍茫，平手政秀与众人议定第二日的法会事宜后，前往万松寺拜访大云和尚。大云和尚一见政秀，便先笑道：“您脸色欠佳，是否为主公后事忧心？”

“不错。”

和尚含笑，亲自沏好茶，呈给政秀，“但老衲以为，让您忧心的时候早已过去了。”

“这么说，大师也认为嗣位非信行莫属？”

“他的器量和上总介大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大云轻轻摇了摇头。

政秀不禁紧紧盯住大云和尚，“大师是说，还有好戏看？”

“不愧是政秀大人，果然目光犀利。但这位公子，非俗世之人能参透。”

“大师也认为公子乃器量非凡之人？”

大云斥责道：“到这种时候还怀疑犹豫，便是对主公不忠。”

“主公？”

“刚刚升天的万松院大人。”

政秀默然不语。原来这里也有一知己……他胸中涌上一股暖流。

“上总介大人是看到了道外之道啊。”

“道外之道？”

“他一只脚已跨入诸事无碍的佛界。在父亲的牌位前所显的气概，才真正是大智大勇。承认新的一切，便要破坏旧的一切……”说到这里，大云和尚露出笑意，“因此，辅佐者也应誓死追随。若辅佐者行动迟缓，上总介大人也难有作为。您可明白？”

平手政秀恍然大悟。“多谢赐教！”他郑重地致过谢，便告辞了。

回到府邸，政秀取出纸墨笔砚，在书桌前静静地坐了下来。

“若辅佐者行动迟缓，上总介大人也难有作为。”大云和尚的话紧紧攫住了平手政秀的心。大云不仅说“辅佐者也应誓死追随”，还说“到这种时候还怀疑犹豫，便是对主公不忠”。

论俗世血缘，大云和尚乃是信秀的伯父。他言行举止面上虽柔和委婉，实际上却锐气逼人，其气魄绝不逊于信秀。他在织田氏的地位与雪斋禅师在今川氏的地位颇为类似。不同之处在于，雪斋常于人前辅助义元，而大云和尚则只是在幕后指点。去年，对于是否捐资修复皇宫，是否供奉伊势、热田两大神社之事，信秀始终犹豫不决，便去向大云和尚请教。因此，不论战略战术，还是为政细节，信秀和政秀都时常与大云和尚商议。

今日，大云和尚又给予政秀极具讽刺意味的当头棒喝：“你一手培养出来的信长，已经跨入你这位师父亦无法理解的境界。”虽然如此，政秀并未将大云的话仅仅当作讽刺，那不仅是对信长的充分肯定，其中还有激励政秀的意思。

平手政秀坐在桌前，紧闭双目，陷入了沉思。

“父亲大人，该掌灯了……”三子弘秀走了进来，悄悄放下烛台。政秀并不理会。弘秀知道父亲的习惯，于是放轻了脚步，便要出去，政秀却叫住他：“甚左。”

“父亲。”

“你认为现在的主公如何？”

“这……”弘秀微微歪着头想了想，“有些离经叛道。”

“哦。”政秀轻轻点了点头，温和地说道：“把五郎右卫门叫来。”五郎右卫门是弘秀的哥哥，政秀的次子。弘秀出去不久，五郎右卫门便走了进来：“父亲大人，您叫我？”

“我有事想问你。你认为，现在的主公怎样？”

“父亲问我？”

“他是明主还是昏主？”

“大概……不能叫作明主……葬礼那天他的所作所为……”

政秀点点头，打断他：“好了，我只是想问问你的看法。把监物叫来。”

政秀的长男监物非常畏惧信长。当初信长曾经看中监物的一匹烈马，但监物拒绝给他。后来，监物改变主意，想要将马送给信长时，却被信长狠狠训斥了一顿。自那以后，他便对信长畏惧非常。

不久，监物走了进来，在政秀身边坐下。

“监物，”平手政秀的声音更加低沉，“你认为，现在的主公如何？”

“……”

“为父以为，他表面上粗暴荒诞，内里却超凡脱俗……你说呢。”

监物不答。他眼神凝重，好像在揣测父亲为何问及此事。

“你不认为他异于常人吗？”

“也许吧，不过，迄今为止，孩儿不曾见他表露出任何体贴之情。”

“哦。”政秀吐了一口气，“若他内心有对部属的丰富情感，我们便要设法让他表现出来，以团结起整个织田氏……这是家臣的责任。”

“父亲何出此言？”

“我是想问你对主公有无信心。”

“父亲，监物尚未成年，还不曾想过这些。”

政秀点了点头，挥手令监物下去。很明显，监物对信长没有好感。这三个孩子都还未能认识到信长的气度。政秀再次闭上眼睛。窗外，天色渐暗。室内烛影摇曳，他的影子在窗纸上不停地晃动。

“万松院大人……”半晌，政秀口中吐出这几个字，呼唤着故去的主公。“在您所有的家臣之中，政秀是您最为信任者……”他紧闭的双眼湿润了。“请原谅……政秀岂能辜负了您的信任，请原谅！”他哀戚地自言自语，仿佛信秀就在面前。“我不过是在和吉法师作赌。若吉法师能够顺利嗣位，并将尾张各地及整个近畿都纳入囊中，作为他的师父，我也算尽责了……但这似有些一厢情愿……不，政秀并非因悲伤而哭泣，而是高兴……”

此时，政秀头顶传来老鼠窸窣窸窣的声音。在他听来，那简直似信秀在显灵。

“哦，您在听……”他抬头望着屋顶，如无助的孩子般掉下泪来。“先主，政秀似乎被吉法师超越了。他已经令常人无法理解……但是，先主，您亲自挑选政秀为吉法师的守护人……政秀不才，但作为一名堂堂武士，定会坚持到底。请您放心……请放心……先主！”政秀不觉双手伏在榻榻米上，抽泣起来。当然，这也很难说便是欢喜的眼泪，却像春雨般夹杂着些许温馨感伤的感伤。

主公故去了……他的故去如此突然，人生无常之感，紧紧地攫住了政秀的心，挥之不去。他想到自己不久也将死去，突然生出寂寞之感。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居然能够闯过无数腥风血雨，活到今日。但是自己究竟为何要来到这个世界呢？政秀困惑于这些，完全是出于他忠诚的秉性。

信秀和政秀这一代人，已如去岁的枯叶纷纷凋落，但这绝不意味着树木会枯亡，来年的树木以去年的枯叶为底，将更加挺拔，更加生机勃勃。信长和权六都是来年之木，政秀不禁想到。年轻的政秀也曾对信秀颇不敬服。他曾私下盘算：为这样的主君效劳，一辈子恐也无出头之日。但他的疑虑不知何时烟消云散了，最终被信秀征服，心甘情愿地终生追随。信长若连今柴田权六之辈心悦诚服都不能，还能成何大事？“吉法师拜托给你了！”信秀的嘱托如在眼前。他将终生忠心耿耿辅佐织田信长。作为武士，只要他活着，就要信守这一承诺。

平手政秀纵情哭泣过后，抬起头来。此时他脸上已看不到半丝悲戚。他环顾四周，微笑着拿过砚台，慢慢研起墨来。人生自有悲喜。从初次读书习字开始，他便常常与宗牧、信秀等一起玩连歌游戏。过去的雅致时光不觉浮现到眼前。过去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今日，连那时读书习字也是在为今日写这遗书作准备，但这次能否说得上雅致？政秀情不自禁地涌上一丝苦笑。

研好墨，政秀挑了挑灯捻。周围顿时亮堂起来，那纸都似发出一股芳香。提起笔，笔尖缓缓落在纸上。家人大概都已歇息了，府内寂然无声。政秀在开头处写下“谏书”二字，全神沉入墨香。

一旦下定决心，政秀顿觉心情轻松，如同徜徉在毫无障碍的自在世界，既没有羁绊，也没有顾虑。

“屡屡进言却未被采纳，政秀自觉无能，决意一死。若主公以为在下赴死实乃拙劣之下策，则恳请主公从此广开圣听，若主公此后果能从谏如流，则在下于九泉之下，亦当深感宽慰。”政秀行云流水般写到这里，突然停下

笔来。自己所写绝非虚言，但一想到信长读到这封遗书时的种种情形，不禁心如刀割。但若此时语气不够严厉，则他政秀的一生都将失去意义。毕竟他已被信长远远超越，难以望其项背了。但他并未停下前进的脚步。即使是现在，他仍然拼尽全力，不惜付出生命！即使这些文字甚至难以博信长一哂，但只要是在表达真情，政秀觉得就应毫不掩饰地写出来。

“首先，请主公务必终止怪诞不经之为。若仍以草绳束腰，披头散发，在下将甚是难过。不穿袴服即出行之事自不消说，赤身裸体之为必将令尾张国人深深叹息。”

写到这里，政秀又轻轻地合上双眼。昨日，他的确还在为信长头疼不已。骑着尾张第一名马，却肆无忌惮地吃着柿子、栗子招摇过市，口吐果壳，和百姓嬉戏舞蹈，简直如个不可救药的浑蛋。但是今日，一切都变了。政秀终于意识到，隐藏在那怪诞行为背后的，是信长真挚而激扬的情感。信长显然是想通过荒诞的行为，表达对当前某些武将极端的不满和痛恨。那些武将为满足一己贪欲而互相杀戮，对路边的饿殍却熟视无睹，且任由皇宫荒废破败，不加修葺。连为政的第一要义都全然不顾，还谈何礼仪？他腰束草绳在父亲的牌位前肆意行为，就好似在说：“你也和他们一样！”政秀感觉信长是强忍着泪水，向亡父表示不满。因此，信长可能会毅然决然地将这封遗书撕毁，滴泪不流。甚至，他还可能向政秀的尸体狂吐唾沫。

这亦无妨。政秀虽觉所写无非一介老朽的愚话，也不过是要将信长变成一个凡俗琐碎之人，但他还是继续写着。

写完遗书，已是深夜，周围寒气逼人。政秀很是庆幸，家人对他通宵书写的习惯一向不以为奇。他郑重地将谏书平放在桌上。

“一切都结束了，万松院大人。”政秀慢慢地站起来，平静地卷起榻榻米上的两层席子。然后，他从刀架上取下短刀，坐到桌前，缓缓环视四周。

远处传来了鸡鸣。政秀满意地笑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死能够终止信长的怪诞行为，但是信长周围的许多人，已经被信长远远地甩在后面。只要他的死能让信长意识到这一点，便已心满意足。

如果只有某一个人能够做到高瞻远瞩，那么政治和战斗将无法展开……

宁静的空气，让政秀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与舒适，此时他不再悲伤、彷徨。他轻轻抚摩着腹部，对新增的皱纹感到诧异。“真好，能够活到今天。”他感叹着，拿起刀，扔掉刀鞘，用纸擦了擦刀尖。

“先主……”他喃喃道，横下心来，闭上眼睛。他相信人生最后的祈念，将化为永留世间的魂魄和意志。

“请保佑信长！请让我永远陪伴在信长左右！信长……信长……”

政秀猛地将刀尖对准腹部。

因为疼痛，他的手腕微微颤抖着，他圆睁双眼，面对虚空拼命祈祷，就像一个神色凄厉的鬼魂。

“请让我陪伴在信长左右！”政秀失声道。刀尖已经划到了右肋，肠子冒了出来。他将刀从腹中抽出，伏倒在榻榻米上。眼前金星乱蹦，如同耀眼的彩虹。他突然将刀尖对准颈部，身体猛地扑上去。血涌如喷，奇异的彩虹在暗夜之中闪耀。他挣扎着，发出垂死的声音，但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了。怀着永远伴随在信长身边的祈愿，政秀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您还没有醒吗？奉公的时间到了。”次日早上，长男监物在门外叫道。他身着黑衣，准备前去参加万松寺的法会。久久没有回音，监物悄悄拉开隔扇，蓦地，他瘫倒在地。“五郎右卫！甚左！父亲……父亲他……”他想喊，但是却发不出声来。

“父亲肯定疯了……为什么要自杀？”他喃喃道。

五郎右卫门飞跑过来。甚左也奔来。但是，监物不让弟弟们碰父亲的尸体，他畏惧信长，紧张地喊道：“甚左！”

“在。”

“你即刻向主公禀报，问他是否要前来验尸。你告诉他，父亲疯乱自杀了。绝不要将父亲昨日询问我们的事情说出去。”

面色苍白的甚左立刻向马厩跑去。

不到半个时辰，信长便赶到了平手政秀府上。他似乎正打算郑重地去参加法会，衣着并不如平日那般凌乱。五郎右卫门和监物引着信长来到政秀的卧房。信长一看到政秀，眼睛顿时如同要爆裂一般，厉声喊道：“监物！”

“在。”

“你说你父亲乃疯乱自杀？”

“是。在下想……不会有其他原因。父亲无时无刻不把主公的恩情铭记于心，亦从未犯错，不曾想……”

“混账！”信长呵斥道，“这像是疯乱自杀吗？”他突然打住，抢上前去，双手抱起了政秀的尸体。信长的手和衣服上沾满血迹，但他毫不在意，慢慢掰开政秀那紧紧握住短刀的右手。

“主公，这种事情还是我们来做吧。”五郎右卫门慌忙移到信长身边，信长粗暴地瞪他一眼，亲自将政秀松开的右手握成拳头。监物和甚左跪伏在旁，惶恐地看着这一切。他们认为，若不说父亲是疯乱自杀，粗暴的信长也许会暴跳如雷地除去他们的武籍，将兄弟几个赶出织田氏。

信长静静地将尸体面朝上平放在地板上，猛地起身，大喝一声：“上香！”甚左慌慌张张点着了香烛。“监物，花！”信长又喝道。看到信长并未双手合十，也无惩处他们的意思，监物一边摆放祭花，一边道：“主公恕罪。”信长尖锐地瞥了他一眼，却并未开口训斥。甚左好像想起了什么，向前挪了挪。信长依然站在那里，视线并没有从政秀身上移开，道：“五郎右卫门。”

“在。”

“拿遗书来！”

“遗书？”

“混账！案上！”

“哦？”监物惊恐地向书案看去。

信长大为惊讶，兄弟三人居然都不知父亲为何自杀！他不禁替师父感到悲哀。当五郎右卫门看到桌上确有一封书函，顿时面色惨白。外面赫然写着“谏书”二字。“糊涂透顶的父亲，居然要向这个粗暴的新主进谏，岂不是火上浇油？这家怎能不完蛋？”想到这里，五郎右卫门的双手不禁剧烈地颤抖起来。

信长瞥了一眼政秀的遗书，向五郎右卫门努了努下巴，严厉道：“你，读！”

五郎右卫门颤声念着父亲政秀的遗书。

他为了让信长感觉这是一封措辞温和的遗书，故意声音柔和。然而事实上，从衣着打扮到言行举止，政秀的谏言可谓琐细入微，如同在叮嘱自己的儿子：不可狂妄，不可咬指甲，不可随便开口骂人，人喜则喜，人忧则忧……每一条都令五郎右卫门心惊胆战，生怕暴风雨降临。

然而信长一言未发，只是昂着头，闭着眼，仿佛在沉思。五郎右卫门读

完，将遗书收起，信长仍毫无动静。良久，他才睁开眼。看到小心翼翼捧着遗书、瑟瑟发抖地站在面前的五郎右卫门，信长怒喝一声“浑蛋”，一把夺过遗书，放入口袋之中。“浑蛋”二字究竟是在斥责五郎右卫门，还是在责怪政秀？三人一头雾水。

“你们今日都不用去奉公，可听见了？”

“是。”三人恭敬地伏在地上。

信长本来想说——不许提疯乱自杀云云，只将你们的父亲厚葬便是，但终究没能说出口。监物三兄弟不懂政秀所为，多说亦无用。

信长走出平手政秀的府邸，叹息连连，猛地扬起了马鞭。前田犬千代紧紧跟在马后。信长似乎忘记了犬千代的存在，拍马朝庄内川大堤方向狂奔而去。

当犬千代赶上时，信长早已将马扔在堤下的草地上，怔怔地站在清澈见底的庄内川中，仰面朝天。他知道，信长常常如此强忍悲痛，以免泪出。信长悲伤之时总喜欢仰望长空，或者说，是藐视苍穹？

“混账师父……”信长自言自语道，“混账……你是要我信长从此以后孤身奋战吗……还是要我变得更坚强？可怜的……”他再也抑制不住悲伤，潸然泪下。

“师父！”信长狂呼一声，死命踢打河水，“这是信长呈给师父的水，喝吧！”溅起的河水如珍珠般四散开来，湿了信长的头发。他此时已变成一个任性的孩童，“喝吧！这河水，是我最后的供奉……喝吧！”他狂乱地击打着河水，放声痛哭，双手在河水中疯狂搅动。“师父！织田信长总有一天会建一座寺庙来供奉您。在那之前，您就待在地狱中吧！”

犬千代将信长的马拴在繁花盛开的樱树上，静静等待他平静下来。

二 竹千代学艺

此时的松平竹千代安然住在骏府，邸处三株樱花树正开得热闹。树下，竹千代手持木剑，与一个浪人对峙着。这已是到骏府后的第三个年头，十一岁的竹千代如今长得与先时判若两人。

“你劲头不足！”浪人大吼一声。

“你说什么！”竹千代满头是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变换了姿势，木剑呼呼生风，突然刺向对方的胸膛。那浪人踉踉跄跄，好不容易挡住斜刺过来的木剑。他并不是故意输给竹千代的。他领略了竹千代的实力后，突然斥责道：“等等！我究竟要说多少遍你才明白，这不行。”

竹千代眼睛直盯着他，“为什么不行？是你说不够劲儿，我才拼命刺过来的。”

“正因如此，所以不行。我说你不够劲儿，是为了激你。”

“我既然在您的激发下击败了您，您该没有怨言。”

“住口！你究竟是小卒还是大将？”

“我……是大将。”

“大将之剑和小卒之剑自然不同，我究竟要说多少遍你才明白？三河人真没有气度。”

“什么？”

“若敌人稍一激你，你便恼羞成怒猛冲蛮打，是小卒之举匹夫之勇。大将绝不会为挑衅和贬抑所动。”

“哦？”

“不可因对方的挑拨而轻举妄动，否则将不能冷静地指挥大军。所以……”浪人忽地住了口，“呀！”地向竹千代直冲过去。肩膀被击中的竹千代大叫一声，后退了一步：“偷袭的家伙！”

“掉以轻心了吧！”浪人哈哈大笑，“绝不可轻言主动进攻。但对方发起攻击，就必须漂亮地予以反击。但又需在击退敌人的同时，保证自己的安

全。不攻击对方，也不要被对方击中。这才是大将之剑。明白了吗……”他说着说着，突然之间又挥动木剑。木剑在竹千代头顶呼呼作响，竹千代下意识地倒退一步，一屁股坐到地上，手中的剑早已飞了出去。“如果这样，你将死在剑下。这样的大将如何令人放心？若是在战场上，你的阵地就要被敌人夺走了。好了，站起来，站起来，再来！”

这个浪人便是春天从九州赶过来的奥山传心。奥山传心经常用他那顽童般戏谑的话语教竹千代。时下的剑术尚未拥有“礼”的深厚内蕴，而以实用为主，用剑的最终目的，便是通过口、手、心和体力的全面配合，击倒敌手。但奥山传心对此却不屑一顾，坚持严格区分大将之剑和小卒之剑。另外，在陪竹千代练剑的时候，他总是如孩子般愉快而兴奋。

“为什么呢？”他时常自问，却找不到原因。

这个叫竹千代的少年身上，隐藏着一股奇异的力量。这让他时常感到莫名的激动。当他叮嘱竹千代不可慌张时，竹千代便会马上冷静下来，冷静得让他不可思议；而当他提醒竹千代不够精神时，对方立刻便会变成一只凶猛的豹子。若说这少年性格过于温和，反应太过迟缓，又的确很有激情；若是认为他的性格过于激烈，他身上又有一种悠然自适、岿然不动的气质。“此必人中龙凤！”奥山传心道。这块棱角分明的玉石只要稍事雕琢，便会放出五彩斑斓的光芒，很快就不用依靠任何人而自行学会很多东西。

今日，奥山传心依然表现出孩童般的顽皮。当然，他根本没有当真用木剑击打竹千代的意思，只不过不时摆个架势，在空中画出几条弧线而已。

“怎么样？这样就成了剑下鬼。”他说到这里，竹千代突然瘫倒，嘴唇搐动着。“哈哈！”奥山传心放声笑道：“多么窝囊的大将！真的大将，即使倒在了敌人剑下，仍不能停止战斗。否则……”他走过来，将一只手放到竹千代头上，就在此时，他脑后突然被击中。原来竹千代从他腋下穿过，漂亮地“反击”了他。

“哎哟。”奥山传心不禁举起手中的木剑。

“哈哈！”竹千代开心地拍手大笑，“您知道牛若在五条桥是如何战胜辩庆的吗？”

“什么？”

“那个故事说，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小孩子也可以打败成年人。哈哈，这里也有一个辩庆输给我了。”竹千代乐呵呵地说。奥山传心变得严

肃起来——自己若总是一副顽童的样子，将可能无法教授这个聪明机灵的孩子。

“严肃点！”奥山传心表情冷峻地命令道，“现在练习刺杀。反击训练放到后面。刺杀五百个回合！开始！”

竹千代顺从地点头，摆好架势，挥起木剑向作为靶子的樱花树干砍去，随后收身回来，再次做出击杀的姿势。

不知何时，竹千代的祖母华阳院夫人，也即现今的源应尼已站在院中，静静地看着竹千代习武的身影。奥山传心在屋檐下正襟危坐，纹丝不动。

即使在祖母眼中，竹千代也令人不可捉摸。去年秋天，现任今川氏属官总奉行的伊贺守鸟居忠吉带着儿子元忠，从大家魂牵梦萦的冈崎城来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平素总把“信”字挂在嘴边并奉为家族传统，对近臣、侍卫一向爱护有加的竹千代，却对千里迢迢赶来做贴身侍童的元忠十分无礼，甚至在卧房的走廊下对他拳脚相向。

元忠长竹千代三岁，今年正好十四岁。当他看到竹千代把抓住的一只伯劳当老鹰玩弄，便说了一句：“鹰有鹰的好处，伯劳有伯劳的优点吧。”竹千代顿时满脸通红，显然是被激怒了。“混账，你再说一句试试！”话音未落，他已抬起右脚，对着元忠踢了过去。元忠惊恐地从走廊跳到院中，满脸委屈。竹千代也突然跳了下去，怒吼着，挥舞着拳头向元忠头上砸去。

这一幕令源应尼无比难过。鸟居忠吉如今是竹千代的忠实保护者，若没有他暗中周旋，恐竹千代根本无法在骏府平静地生活。竹千代对忠吉的忠诚和无微不至的关心，时常心怀感激，但为何对忠吉的孩子却如此粗暴无礼呢？源应尼无奈，只好私下去向忠吉道歉。没想到忠吉却微笑着挥挥手道：“他发火不足为奇，元忠那孩子太爱耍小聪明。竹千代大概认为只要训练得当，伯劳也可以成为老鹰。他是只要努力，就可成就任何事情。不愧是清康之后，发起火来毫不客气，不加掩饰。”源应尼方才稍稍松了口气。

但那之后，竹千代就放了那只伯劳。“为什么放了它？你好不容易把它训练得如此温驯。”源应尼无意中问道。

“此种方法还是训练老鹰较好，就把它放了。”竹千代淡然答道。竹千代情绪易激动，令人担心，但他又常常自我反省。有时他看上去似乎是在生气，却并非如此。

不久前，竹千代在尼庵对面的菜园里追逐着蝴蝶嬉戏玩耍时，遭到了今

川氏家臣子弟的围攻、辱骂，“三河的野种，毫无气度。像烂菜叶，臭不可闻。”他们放肆地嘲笑着，但竹千代根本不予理会。他表情茫然地转头望着他们，只微微笑了笑。那不是一张强忍怒气的脸，倒有些呆呆的。雪斋禅师说他有可取之处，奥山传心也认为他是可塑之材，但在祖母源应尼看来，他却有些不足。

“好。现在开始跑步。”奥山传心突然站起来。五百个回合的刺杀练习结束了。“人要能够打造自己的身体。猥琐的身体只能附着猥琐的灵魂。跑到那安倍川边去。”

几个贴身侍卫正要跟着竹千代跑出去，被奥山传心用手势制止了。他独自跟在竹千代身后，出了大门，毫不客气地迅速追上去，道：“我们比比，看谁先到安倍川，快！”然后疾风般向前奔去。

竹千代早已习惯了这一切。即使对方如风驰电掣，他的步伐也丝毫不乱。他非常清楚，如中途落后，定受到斥责。“你还算大将吗？”“太慢了，不能再快点吗？”……

“这样的话，你定要输掉。抬高腿，猛力摆手，对，就这样！再快！”奥山传心迅速追上竹千代，一边原地踏步，一边频频揶揄他。但是，竹千代双唇紧闭，根本不看奥山传心的脸。

从上石町穿过梅屋町，经过川边村时，竹千代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起来。如他不经意间张口说话，便会因疲劳而停下脚步，大腿如同灌了铅，再也不能动弹。

“再快点。快！”

“浑蛋！”竹千代在心里暗暗骂道，但脚下却并未放松。

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河川。处处繁花似锦，桃花与樱花之间还点缀着艳丽的黄色油菜花。

到了河边，奥山传心依然没有放缓脚步。“听到水声了，安倍川近在眼前。我才是闻名天下的大将松平竹千代。”他一边说，一边回过头看着气喘吁吁跟在身后的竹千代。“你看，敌将发现了竹千代的身影，众人马下河而逃……快追快追，但是我们却没有马，你看！”奥山传心知道 he 已疲劳到了极点，猛地脱下上衣，扔在地上。“你也脱了吧。万不能让敌人逃脱。现在是决定竹千代命运的时刻。快呀！”奥山传心催促着速度慢下来的竹千代，